

# 柑橘味的鱼柠檬味的猪……这里都有！

日本农业大县爱媛县开发远程农业以及特色农产品推动“乡村振兴”，经验值得参考



新华社发

日本农业大县面临人口持续减少、农业后继乏力、地方活力减退等问题，通过开发远程农业，循环型农业以及开发“柑橘鱼”“柠檬猪”等具有地方特色的农业品，吸引年轻人回来务农、创业，成效显著并受到广泛关注

本报记者杨汀

“爱媛县以农业为事业产业，拥有强大的农业生产力，但面对老龄化、人口减少的课题以及近年有增加趋势的气象灾害，必须进一步发展符合时代特征的农业和加强农业的抗灾能力。”爱媛县知事村时广在接受《新华每日电讯》记者采访时说。

爱媛县(在日本行政区划中县相当于我国的省)位于日本濑户内海沿岸，被称为“蜜柑县”，是一个以农业为第一大产业的县。

和日本多数地方县一样，这里也面临人口持续减少、农业后继乏力、地方活力减退的问题。不过，近些年该县通过开发远程农业，循环型农业以及开发“柑橘鱼”“柠檬猪”等具有地方特色的高附加值农产品和推进农业六次化，吸引年轻人回来务农、创业，成效显著并受到广泛关注。今年，当地还主办了G20劳工就业部长会议。

日前，记者到爱媛县松山市、岩城岛等地区，探访了当地的农业新主意。

## 远程农业：现实版“开心农场”

网站注册用户以在线支付的方式，通过个人电脑或智能手机在网上选择农产品和远程农场的签约农户，然后通过网络游戏和社交网络工具与农户沟通农产品的耕种、收获，最终，农户将收获的农产品邮寄给用户。

这是位于爱媛县松山市的远程农场公司已申请专利的商业模式。这家公司由当地人在2007年创办，后来被互联网巨头乐天公司收购，成为乐天公司的农业部门“乐天农业”。目前，远程农场的注册会员超过4万人，130位签约农民分散在日本全国。同时，在该公司位于爱媛县大洲市和伊予市

的约7公顷的专属农场，还有25名农场的专职农民，除了爱媛县本地，该公司还正在静冈县御殿场和广岛县广岛市郊筹备新的专属农场。

其创办者，40多岁的该公司董事长远藤忍告诉记者，他原来从事健康体检工作，有感于老龄化和人口不断减少导致地方活力降低，希望通过激活当地的第一产业农业，来帮助地方振兴。于是他联合当地的IT人才，寻访因年迈或没有继承人而荒废的农地主人，向他们租借土地，并在网上推介和寻找签约农户。他们会为农户进行培训指导，教他们如何拍摄上传农作物的动态，如何运用社交媒体与用户联系等。远程农场渐渐走上正轨后，被乐天看中。

“我们不是出售农作物，而是出售农作物的栽培过程，出售农事活动体验。农作物的收成和销售受气候影响大，而农事活动则是稳定的。用户通过远程联系、体验农业，收获自己参与培育的农产品；签约农户不受气候和收成影响，只要用心耕作，按付出的劳动力即可获得稳定收入。”远藤忍介绍说。

该公司的职员还为记者现场演示了如何利用远程农场。只要利用在日本几乎人人都有网购平台账号，再每月交500日元的会费，就可以成为远程农场的会员。在网络游戏风的界面上，排列着菠菜、西瓜、茄子等100种以上的蔬菜，点开每种蔬菜都有详细的介绍，比如西葫芦的种植期大概多久、大约可以收获多少，甚至还有推荐菜单和烹

调方法介绍。此外，还有种植这种蔬菜的多位农户的短视频自我介绍，可以看到农户本人以及他的农田。选择好对接农户之后，农户会就天气、作物栽培和生长过程以及变化情况拍摄照片和视频上传。用户也可以选择浇水、施肥、除草等指示，农户会告诉你这么做是否合适、推荐量等，可谓一堂远程的蔬菜栽培课。如果收成在正常的50%以下，可以退款。“除了降低气候变化导致的风险，这一模式的核心，是建立消费者和农民直接联系的平台。”远藤忍说。

远藤忍还告诉记者，日本农民中70%的人超过60岁，农场的25名专职农户平均年龄32岁，签约农户年龄也最大是40多岁。“目前，日本全国农业从业者人数不断减少，农业人口老龄化加剧，长此以往，未来可能吃不上日本的国产菜。”远藤忍也承认，除了远程农业、电子农业等新模式，吸引更多年轻人继承农业或新加入务农，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农业基础设施，加强农业防灾抗灾能力，减轻从事农业的风险。

该公司还建立了日本首个有机半成品蔬菜加工工厂，以工业支援农业，并设立了“搭桥项目”，为没有后继者的农户寻找继承人。当地政府也与该公司签订合同，帮助培养新从事农业的农民等。远藤忍信心满满地说，远程农场未来目标是瞄准有机农作物需求，培养更多有机农户。

## “柑橘鱼”“柠檬猪”与“农业六次化”

爱媛县的养殖鱼，产量居日本全国第一。在该县西南部的宇和岛市，有因海湾和半岛交错复杂而形成的典型里亚斯式海岸，海水温度适宜，自古以来水产业就十分兴盛。特别是马哈鱼的养殖产量，在1990年以后一直处于日本全国首位。

近几年，超过马哈鱼知名度的，是宇和岛市的另一种特产养殖鱼，“柑橘鲷鱼”。其开发公司中田水产的董事长中田力夫告诉记者，所谓“柑橘鲷鱼”就是利用柑橘果皮以及加工果汁时剩余的残渣与橄榄油混合，加工成鱼饲料，喂给鲷鱼吃，使得鲷鱼带上柑橘清香。

不爱吃生鱼片的记者品尝了该公司准备好的“柑橘鲷鱼”生鱼片，果然满口清香，完全感觉不到鱼腥。据说，烧烤等烹调方式下，柑橘味会更浓。“我们的产品目前供不应求，尤其受女性和孩子欢迎。”中田说。

说起开发“柑橘鱼”的初衷和难点，中田侃侃而谈。“最初是希望与其他地方的鲷鱼做出差别，一方面因为柑橘是爱媛县的一大品牌，另一方面考虑到采购菜品的一般是女性，女性和女性最多考虑的孩子都不喜欢吃鱼腥，而我们日常通过柠檬等柑橘类来降低鱼腥，于是想到了开发柑橘鱼。后来的确听到很多消费者反映，孩子不爱吃生鱼片，但柑橘鱼的生鱼片却吃得开心。”

开发的难点是饲料。柑橘物质浓度太高，鱼会很消瘦，太少则味道会太淡。“同行记者笑起来，说这是间接做广告，柑橘可以用来减肥。中田则接上这一片笑话说，“鱼也需要适应，最初它们吃了柑橘饲料会吐，后来渐渐适应并会喜欢。关键就是没有放弃。我们与爱媛县水产研究中心一起，从20条鱼开始试验，到后来的3500条，到现在的一年10万条，占到我们公司养殖鱼量的一半。”

当地的地方振兴项目宇和岛项目的经营管理部次长才木康司说，他们与中田水产等公司一起，开拓“柑橘鱼”的国内外销售渠道，并将其品牌化，目前正在向美国、沙特阿拉伯、新加坡、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出口。

此外，他们也在继续开发新型品牌鱼，利用几种鱼的生长周期不同，养殖“柑橘鲷鱼”“柑橘鲈鱼”等。“这样能更高效地利用养殖设备，提高生产效率。我们还开发了草莓鲷鱼、西红柿鲷鱼、巧克力鲷鱼等。”中田告诉记者。看到记者吃惊的表情，中田笑着，“味道有点难以想象吗？”

与“柑橘鱼”异曲同工的是爱媛县岩城岛开发的“柠檬猪”。岩城岛位于濑户内海上。岛上的人口约为2035人(截至2015年10月)，利用温暖的气候环境大力栽培柑橘类，尤其以柠檬著名，还中了“青柠檬岛”的商标专利。

松浦农场主松浦史拓在30岁的时候回

到故乡，希望从事农业。“在知道加工柠檬的残渣被作为废弃物全部扔掉以后，我觉得十分可惜，想利用起来。日本人吃油炸食物时一般会挤上柠檬汁来减少油腻，于是我想能不能将柠檬加工余料掺入猪饲料，来减少猪肉的油腻。”

于是，饲养“柠檬猪”成了岩城岛上唯一的农场的主业。日本经济新闻前编委、农林水问题专家山形健司说，日本正在鼓励“农业六次化”，即将第一产业农业、第二产业加工业和第三产业的销售、服务结合起来。宇和岛和岩城岛的算得上成功的先行者。

## 循环型农业和“六次化农业”

松浦农场是岩城岛循环型农业的一环。松浦史拓和他的合作伙伴，脑农园的代表藤义富和iwaza物产中心总经理大本孝是主要推动者。藤义富是将柠檬带到岩城岛的人。他原本是爱媛县政府果树试验研究所的职员。30年前，他奉命来到岛上试种柠檬，成功后把树苗分给岛民，各自栽培，统一收购。到今天，岛上种植着7个品种的柠檬，种植户们除了统一收购渠道，也各有自己的客户源。

其中青柠檬最著名，以直径5.5厘米，可放入红茶杯的大小为标准规格，皮薄、香浓、汁多，进口柠檬一般100日元一个，岩城岛产的柠檬一般能卖到150日元。岛上还联合申请了青柠檬岛商标。

脑农园和岛民们是柠檬种植者，iwaza物产中心则是加工和销售者。该物产中心收购岛民们种植的柠檬，直接销售，同时还加工制成果酱、甜点、果汁、精油、肥皂等，统一在青柠檬岛品牌下，销往全国各地。柠檬榨汁后的残渣即由松浦农场加工成猪饲料，然后又将猪的排泄物作为有机肥料用于柠檬等柑橘种植。如此，既省去了垃圾处理环节，又实现了柠檬的全利用。

同样利用柠檬的还有岛上一帮老太太开办的“话多的老太太农家餐厅”。以店主西村孝子为首的“话多的”老太太们，年纪最大的已经80多岁，最年轻的也有65岁。西村改建了自家的大客厅和院子作为餐厅厅堂，老太太们一起利用当地的鱼、“柠檬猪肉”、蔬菜等，按照怀石料理的程式和艺术造型要求做成一道道菜。每一道菜里都有柠檬，包括提供的饮用水也泡着柠檬。这家餐厅已经开了13年。

爱媛县知事村时广在接受《新华每日电讯》记者采访时说，农业是爱媛县的事业产业。柑橘产业、养殖鱼产业居全国第一，珍珠养殖产业也非常发达，可以说爱媛县拥有强大的农业生产力，但面对老龄化、人口减少的课题，以及近年有增加趋势的气象灾害，必须进一步发展符合时代特征的农业和加强农业的抗灾能力。为此爱媛县政府正进一步出台支农措施。

暑假里，孩子“放不下”的书包里，装的是“成功逆袭”还是心理安慰？

# 教培机构制造焦虑，“剧场效应”让家长被“绑架”



新华社发 曹一作

在“暑假逆袭”“弯道超车”“上课外班抢跑”才可能赢在起跑线上”的喧嚣声中，各种培训机构如雨后春笋般涌现

家长不停地报班，不停地攀比，这种急功近利会让孩子失去满怀好奇的求知欲，取而代之的是“分数与金钱的挂钩”，甚至会让学产生错觉，考试结束就不再学习的动力

本报记者强晓玲、实习生赵芮萱

“孩子四岁，英语词汇量只有1500左右，是不是不太够？”

“在美国肯定够了，在海淀区肯定不够。”

暑期里，微信朋友圈的一段文字让何海(化名)莫名焦虑。这是别人眼里的段子，却是何海正要面对的现实。何海的儿子刚过完7岁生日，转眼就要上小学，他的英语刚学到字母“X”，已经和他一起上课外的幼儿园中班的孩子，有的已经能用英语讲故事。何海满心焦虑。

在“暑假逆袭”“弯道超车”“上课外班抢跑”才可能赢在起跑线上”的喧嚣声中，各种培训机构如雨后春笋般涌现。

7月2日，教育部在印发《关于做好2019年中小学暑假有关工作的通知》特别强调，要加强校外培训监管。然而，暑期即将结束，课外培训机构乱象仍频：超前教育和焦虑营销成为培训机构吸引生源的两大法宝；需求膨胀但市场准入门槛低，部分课程质次价高。

培训机构制造焦虑有哪些套路？教学质量、培训效果真的像机构们吹嘘的那么好吗？记者带着这些问题展开了调查。

## 培训机构“制造焦虑”，家长纷纷“入套”

“220-173=47，仅剩47个名额了！”

“仅剩43个名额了！”

“再不下手赶不上了！”

某机构招生老师在微信朋友圈用“减法”营销“制造焦虑”，营造“抢到”就“赚到”的氛围。

一些已经报名参与春季班的家长，为了在暑期“续费”，还要登录APP线上抢课。助教老师一轮接一轮的倒计时“读数”更让气氛愈加紧张，“孩子爸连WiFi，孩子妈换4G”，某时某刻，全家为了“抢”一个课外班“严阵以待”。

课外教育培训机构的焦虑营销已然“成功”地“感染”了家长们。

北京西城区家长冯欣(化名)暑假里把女儿送进海淀区某课外班，她总感叹自己“觉悟”太晚。

冯欣的女儿9月开学将升入新初二，在这个京城最“火热”的季节里，冯欣母女每天往返于西城的家和海淀的培训机构。看着那些对课外班驾轻就熟、一脸淡定的孩子们，冯欣说，“一天上四门课的不算多，还有一天上十个小时的呢。”

暑假里把孩子送进“高中衔接课程”的还有河北的家长赵晓娜。赵晓娜的孩子今年刚参加完中考，除了中考前忙着一对一补习，各种高中衔接课程在孩子中考前就开始“轮番轰炸”。当时培训机构的老师推荐了“好学校”“精进班”和“志高班”，其中“志高班”需要孩子中考成绩600分(中考满分为650分)。

当赵晓娜终于下定决心要报名衔接课时，却发现居然都快报满了。而机构的老师还在耳边不断地“贩卖焦虑”——“现在严格按照交钱顺序给学生排位置，再不交钱就只能坐最后一排了。”

看来培训机构的“心理宣传攻势”很有“成效”，赵晓娜连说自己还算“幸运”，至少“抢到”了火爆的课。

有着多年中学教学经验的赵桂琴老师告诉记者，如今课外辅导班的质量参差不齐，一些自以为在课外班学过的孩子课堂上会有懒学等抵触情绪，但其实并没有扎实掌握学习知识，“就像吃了

夹生饭，消化不了，久而久之，甚至造成了学生的厌学情绪。”

## 真金白银能否换到良师为伴？

当家长不惜花费高昂的价格把孩子送到辅导班后，获得的是优质教学还是心理安慰？

在北京海淀区某培训机构的暗访中，记者随机与一位名叫王皓的“老师”聊起“机构教师是否需要教师资格证”时，他一脸惊讶地表示“不清楚”。同时，王皓也并不知道他工作的培训机构是否具有营业资格，因为，其他的“老师”和他一样，大多数都是在校大学生。

王皓说自己假期想在学校附近兼职英语老师。正巧，王皓的学长在经营一个小型辅导机构，很快，这名零经验、零资质的大学生就摇身一变成了英语老师。“名牌大学生”的招牌让王皓很快成为备受推崇的“好老师”。于是，一名完全没有接受过专业培训、没有教师资格证的大学生，就担起了授业解惑的责任。

2018年，教育部在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切实做好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整改工作的通知》中明确指出，“从事语文、数学、英语及物理、化学、生物等学科知识类培训的教师应具有相应教师资格。培训机构应将教师的姓名、照片、任教班次及教师资格证号在其网站及培训场所显著位置予以公示。”

记者查阅了六家包括线上和线下的课外辅导机构的招聘要求，仅有一家机构在要求中注明“需持有教师资格证”。王皓说，“在很多机构，教师资格证仅仅是简历和面试中一个锦上添花的选项。”

曾在一些非正规培训机构上课的川川吐槽，“那些培训班基本是靠老师们借场地、借桌椅、东拼西凑成的。老师上课间有没有问题或者不会的作业，没有的话就一直照着书往下念……”

没有合格老师，没有营业资质，在这种培训班不仅培训质量堪忧，甚至学生的人身安全都难以保证。

前不久，网传一段视频，重庆一培训机构老师用教鞭抽打学生长达数分钟，并辱骂学生让其下跪。据新华社报道，石柱县委、县政府成立的作业、没有的话就一直照着书往下念……”

期难以痊愈。

与此同时，学费之高令人咋舌。记者电话咨询了一些课外培训机构，例如，“新东方”初三一对一数学课一次2小时，费用为每小时400元；“学而思”高三的各个科目一对一辅导折后价998元每节，如果三科连报价格还能额外优惠。

目前，全国并没有一份针对培训机构统一的收费标准或规范。根据多位家长提供的信息显示，全国范围内，一对一培训价格每节课从200元到1000元左右不等，短期培训也多为千元起步。一些非正规的培训机构无视办学资质和师资力量，价格却向正规培训机构看齐。以王皓所在的一对一辅导班为例，他的工资为每节课300元，可想而知学生缴纳的费用会更高。

## “剧场效应”遮住了孩子们的另一扇窗

“你听说过剧场效应吗？”

中学教师赵桂琴向记者解释道，“在座无虚席的电影院里，原本大家看电影看得好好的，突然前排的人觉得看不清了起来，于是后面一排接着排一排的观众为了看见荧幕不得不站起来，最后所有人都只能站着看电影了。这就是剧场效应，这也是现在不得不面对的课外辅导班乱象。”

赵桂琴说，所有的家长都希望孩子能“赢在起跑线上”，于是不停地报班，不停地攀比，家长的急功近利会让孩子失去满怀好奇的求知欲，取而代之的是“分数与金钱的挂钩”。

“这种唯分数论的观念往往让学生产生一种错觉，结束了考试就结束学习的动力。其实，学习应该是一场长跑。”赵桂琴说。

牺牲学生假期喘口气的时间来“疯狂”补课，最终能消化多少？

“假期为学生们提供的不仅仅是从书本试卷中抬起头喘息休息的时间，更为孩子们推开了一扇实际了解和认识社会的窗。”一位在朋友圈调侃自己“佛系”的边女士写道，除了做暑假作业，还买了下一学期的课本，在家鼓励和培养孩子预习和自学的习惯；在学习之余陪伴老人去农家乐体验不一样的生活，既让孩子懂得孝顺长辈又丰富了阅历，“虽然孩子在暑假一个课外班都没有报，但，何乐而不为？”